

中国当代美术家

梁文江



西关美术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美术家·梁文江 / 梁文江著. —南宁: 广西美术出版社, 2010.2

ISBN 978-7-80746-942-1

I. 中… II. 梁… III.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28863号

中国当代美术家·梁文江

Zhongguo Dangdai Meishujia · Liang Wenjiang

作者 / 梁文江

丛书总主编 / 水天中

丛书总策划 / 苏旅

本册主编 / 梁明亮

本册策划 / 深圳陆文雄工作室

装帧设计 / 梁明亮

责任编辑 / 梁秋芬 韦丽华 李冰

校对 / 陈宇虹

审读 / 林柳源

监制 / 吴纪恒 凌庆国

终审 / 黄宗湖

出版人 / 蓝小星

出版发行 / 广西美术出版社

中国广西·南宁市望园路9号

邮编: 530022

网址: www.gxfinearts.com

经销 / 全国各地书店

制版 / 广西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889 mm × 1194 mm 1/16

印张 / 6

2010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80746-942-1 / J · 1185

定价 / 12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当代美术家

梁文江

WORKS OF LIANG WENJIANG

作者/梁文江

丛书总主编/水天中

丛书总策划/苏旅

本册主编/梁玥亮

本册策划/深圳陆文雄工作室

广西美术出版社



梁文江（梁乃元），祖籍广东顺德，1944年出生于广西桂林。

1967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本科。任职广西歌舞剧院至退休。国家一级舞台美术设计师。广西美协会会员、广西大学学人画院成员、大地水彩画会会员。

代表作：

绘画：大型原创画展《巫蛮之旅》

上海、广西风景写生系列

设计：广西经典歌剧《刘三姐》舞台美术设计

全国第四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民族之光》会场总设计

全国第二届少数民族文艺会演获“三金”最高奖项《漓江诗情》舞台美术设计

广西第二届艺术节获演出、舞台美术一等奖《骆越神韵》台本、执导、舞台美术设计

广西首届国际民歌节舞台美术设计

剧本：大型土风舞剧《铜鼓巫女》剧本创作及舞美设计总体方案

Name: Liang Wenjiang (Liang Naiyuan)

Professional Title: National Class I Stage Designer

Ancestral Home: Shunde, Guangdong

Year of Birth: 1944

Place of Birth: Guilin

Education: Graduated from the Stage Design Department of Shanghai Theatre Academy in 1967, bachelor degree

Painting Works: 2001 exhibition of "Tour in the Legendary Wilderness", respectively held in Zhejiang Art Academy of Hangzhou, Shanghai Zhu Qizhan Art Museum and Shanghai Theatrical Institute;

Series of landscape paintings in Shanghai and Guangxi;

Design Works: Choreographer for Guangxi classic opera "Third Sister Liu", which was selected into the National Choreographic Exhibition;

General designer of the Opening Ceremony "National Light" of the Fourth Ethnic Minority Games;

Choreographer of "Poetic Lijiang River", a Gold medal winner as a dance play in the National Joint Performance Repertoire;

Stage design, director and choreographer of the first prize winner dance play "Voice of Luo Minority" in the Guangxi Music and Dance Festival.

Script Writing: Large-scale folk dance drama "Bronze Drum and Encounters"

自序

广西，古称“巫蛮之地”。传说远古流着一条峥嵘神秘的大河，河水燃着火、流着泪、唱着歌……因为，地下埋着个太阳！

我出生于广西，求学于上海，命运让我回归。我开始绘画上的巫蛮之旅，追寻那条消失的大河。我并非考古，仅似沿着河床边，不断地捡回许许多多顽石子。不管是黑是白，或是什么颜色，只要一经打磨到极致，它们就会发出令我心颤神迷的光芒。光芒仿佛是从最内核、最炫惑的角度，向我透射过来，使得崇拜欧派、俄派绘画的我，又跪拜到广西这片灼热、野艳、苍雄、诡秘的十万红土山地上。渐渐，我领悟到：“巫蛮”两字并无贬义，倒是象形地铭刻着人类原始、赤裸、永恒的人性肌理。

岁月留痕。我开始过滤着自己的生命。我揣度着人类自然生态、历史文化、社会变异、道德精神的大体轮廓，借助绘画，在内心舞台上，自编自导，尝试表达我自身的体验、思辨、反省、感悟和救赎。想来，浩茫宇宙，天道人道，颠覆融合，周而复始……古今不过一瞬！我们绘画人，手中只有画笔，唯有执著正直、善良、完美。

我继续溯源而上，越走越远，似乎听到大河狂乱的喧嚣，闻到悍烈的气息。但我畅想着，源头一定无比的宁静、温暖、明洁，一定会有一片青草地，那是众多艺术灵魂的辉煌会所。我祈祷有一天，当上苍的音乐，降临画室，我画中的一切将生动地演绎起来，伴我而去……

出本简陋的画集，放在我那片小小的青草地上，仅以此献给我挚爱的父母、妻子、女儿，还有老师、同学、朋友，感恩他们。

梁文江
2009年4月

Preface

Guangxi is a region anciently known as the "Land of Witchery and Barbarity". Legend has it that in time immemorial there was a mystic great river of not water but burning fire and tears, streaming down in singing uproar ... because underneath it was buried of a sun!

I was born in Guangxi and studied in Shanghai, but seem destined to come back. Here I started a painting trip in the bewitching wilderness, intent on finding the vanished great river. Hardly was I dallying in archeology, the trip was as if merely for the retrieval of some marvelous pebbles here and there along the banks of a riverbed. Black, white, or whatever color, once they are polished to perfection, they exude an enticing glow blissful to behold. The radiance seems to come from the innermost core and from an uncanny angle. A fervent adorer of European and Russian painting, I am bewitched by and fell in love head over toe with the terrain of Guangxi, the mountainous land of mystifying and fiery wilderness, of vast and majestic beauty. Gradually, I came to realize that the two words of "witchery and barbarity" contain no derogative meaning here. Rather, they are a hieroglyphic dedication engraved with the eternal fabric of original and naked human nature.

Time leaves its footprints. I started to comb the lines of evidence of my own existence. I speculated on human ecology, history, culture, social development, spirituality and the general outlines of morality. With painting as a tool, I am able to choreograph and perform on the stage of my heart and express my own experience, thought, reflection, insight and salvation. In my view, the ways of heaven and humanity that have so far prevailed are as lasting as but a wink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finite expans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y are locked in an endless cycle of disintegration and reintegration. As painters with a brush in hand, we can only hope to dedicate ourselves to integrity, kindness, and perfection.

I trekked further up, to the point where I seemed to peep over the threshold of space and time, to hear the frenzy uproar of the legendary river and smell the fiery wildness in the air. All the while, I imagined that at the head of the water lie the incomparable tranquility, warmth and brightness of a patch of grassland, on which it is the grand edifice where many brilliant souls of the fine arts meet. I pray that one day, when heavenly music descends on my studio, all the things in my drawing would be resuscitated and vivified, and they would accompany me on my journey...

This simple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will be placed on that little patch of grass of mine, dedicated to my beloved parents, wife, daughter, relatives, classmates and friends.

Liang Wenjiang
April, 2009

刮目再看牙刷刷

陈 醉

广东话俚语有一个单词“牙刷”，或“牙刷刷”。就是日常用的牙刷，但意思不一样，造个句子，如：这个人很“牙刷”。或如：他还“牙刷刷”呢！翻译成北方话就是：这个人很“横”（提醒部分可能不会读的广东同胞：这里应该读去声），很自以为了不起。翻译成上海话是：这个人蛮“老嘎”的，或“老嘎西西”的！多带贬义，偶尔也有褒义，如：哇，你靓仔好牙刷喔！意为：哎呀，你小子很厉害啊！带有赞赏、羡慕之意。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在上海戏剧学院上学。学院里有不少广东人，老师中有，同学中更多，几乎各个系、高班低班都有。因为是同乡，所以常常聚会在一起，切磋技艺，观摩游览，聊天弹唱。因为大多家都不在上海，上海同学周末都要回家，我们没家可回，反倒多了一个聚会机会，所以大家都玩得蛮好。学画的同学相聚更多。当年一心一意只想趁大学期间尽量多学点东西，练好基本功。本人不知天高地厚，竟倡导成立“拼命派”，居然还有志同道合者响应，而且不但广东同学，还有四川的甚至上海的同学都有参加。我们星期天常常拿两个馒头就背着画箱跑到郊区一画就是一整天，真够拼命的。有时假期还相邀到外地旅行写生。黄庭也是广东人，比我低一届，我俩就曾背着一顶小蚊帐、一张破毯子、拎着画箱在无锡太湖辗转了足足一个暑假。梁文江比我低两届，他是从上戏预科——相当于附中保送上来的，基础很好，也常常参加活动。话题再回到聚会聊天吧，他年龄最小，属“小阿弟”了，所以常常有天真可爱的表现。有一次，他述说一个故事，大意是他与别人争论问题，对方明明输了，但又死不认输，而且还挺横。他越说越激动，没想到在此冒出来一句：“他还牙刷刷呢！”弄得在座的上海同学面面相觑，广东同学哄堂大笑……实际上是他情急之际，把这句广东俚语“直译”过来了，听起来非常滑稽。自此以后，梁文江就得了一个“牙刷刷”的雅号，大家都叫得很亲热。1964年我毕业离开学院了，我们再也没见过面。他在学院经历了“文革”，后分配到了广西。得知浩劫之余尚安在，也就满足了，一直没有联系。

2008年10月，我应邀评选东盟商务区城市雕塑稿从北京来到了南宁，终于有机会见面了。上苍真是有意安排，天底这么大，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地点——我下榻的饭店的电梯口上邂逅了也是多年不见的黄庭，他从深圳出差到南宁，竟然也住在同一饭店。由于我有事情明天就要赶回北京，不顾时既子夜，愣往梁文江家打电话，他睡意惺忪，更觉惊奇，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三人开了一场“电话会”，相约明早见面。次日——准确地说是当日清早，他就从老远的家里赶来了。阔别45年，突然重逢，大家都很高兴，说不完的话题，叹不尽的感慨。他神态依旧，但毕竟是几十个风雨春秋过去——而且我还是在这次见面以后回到北京才知道他在“文革”中还经历了磨难——当年的小阿弟牙刷刷，脸上也增添了几许老成、几笔沧桑。他还告诉我自己虽是广东人，但出生在广西，分配到这里工作大概也算是命运安排的“叶落归根”吧。他很心安理得，并且说很热爱这块土地。他说来了以后就六根清净了，一心只有画画，所以创作积攒了不少，要我去帮他看看。可惜，我的行程已定，只有这个吃早餐的时间三个人抓紧叙叙旧了。真有点美国总统“早餐会”的架势，观摩大作只能以后借助信息设备了。

回京不久，就收到了梁文江从网络上给我发来的邮件，匆匆浏览这一大批作品，我也情不自禁地感叹：“哇，你靓仔好牙刷喔！”几十年不见，真的得刮目再看牙刷刷了。作品给我的总体印象是：那是一股燃烧的烈焰。作者的心里有很多故事、很多构想，有很多话要说，而且是迫不及待地要说，所以他

的语言是炽热的。作品色彩强烈、手法大刀阔斧。有很多画面本身就是火辣辣的，如《野山火》、《屈服》、《石鼓可击否》等。他的人物简练夸张，动作幅度大，饱含生命意蕴，无论个体群体，都迸发着造化的生机。他的《生命》、《祈雨》和《牛角号》，透出一种原始仪式舞的热烈。而在《渴望》、《祈祷》和《梦魇》中，那些单个的形体塑造，在较多优美表达的同时，也浸润着浓厚的原始宗教的肃穆。

梁文江学生时代就画得很好，也非常用功，《画者之路》中，活脱脱就是当年那个“拼命派”的牙刷刷。而眼前的作品，犹如他本人脸上增添了几许老成、几笔沧桑一样，比起学生时代，画面也体现了更多的深沉和更多的思考。从他的《就算我是错的·自画像》和《岁月留痕·自画像》中，就直观地给人这种印象。当然，更重要的还是他那些系列创作给人带来的感受。《巫蛮之旅》、《铜鼓巫女》中的幅幅画面，相信读过的人都会难以忘怀。这里不是单纯的表达少数民族风貌，更不是常见的形象猎奇。他是在思索、在研究，他的作品里奔腾着狂野的激情，也蕴含着冷静的哲思。而他，则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去了，或者干脆说，他自己就变成了巫蛮，他在敲打铜鼓，他在叩击群山，他在吼问大地，他在沿着那条峥嵘而神秘的大河去追寻人类的远古。面对他的《巫女》、《天水地火》、《地下河》，我们会想到原始岩画，想到神话传说。是的，画家一直在引领我们的思绪，把我们《放逐》到《荒原》，去捕捉那零散而飘忽的历史印痕，然后再《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诚然，广西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那里有十万大山，那里有花山岩画，那里有演唱不完的民歌乐舞，那里有无法穷尽的过去。难怪他热爱这块土地，而这方水土也养育了他。他的深沉与思考并没有仅仅沉溺于过去，他也思考现在，思考未来。或者说，他在追寻过去的同时，也在拷问现在、启迪未来。《战争到底为了什么》、《假如大地一片枯黄》这类设问，不正是我们当前最热议的大题目么？《小纸船》中充满了童真，而《编织辉煌》中娴熟地运用形式美构筑了优美的画面，这种真情、这种理想，不正是寄寓了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么……

第一，如果抽离作品中的具体内容，单就创作的风格取向、样式习惯而言，我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作者有一种情结，我常常把它称为“上戏情结”。上海戏剧学院有一个总体的风格，或者是传统，如思维活跃、想象力丰富、观念趋新。在技巧方面，重构图、重色彩，笔触爱用大块面。这种感觉很微妙，有很多地域的、人文的因素。就像中国画中的京派、海派、岭南派一样，各有特色。这里并不等于说别的地域、别的学院就思维不活跃、想象力不丰富、观念守旧了，或者就不重构图、不重色彩，笔触不爱用大块面。我这里想说的是同样是重视，但侧重点、兴奋点不一样。譬如大家都重构图，有人侧重自然的本身，在选择的过程中已经充分认识了对象的美点，尽量本原、朴实地表达就够了。有人喜欢适当的安排，使自然的美点更强化、更加集中，带有更多的主体意趣。又譬如，大家都重色彩，但有人喜欢基本上是在一个颜色中表现其色阶变化和冷暖对比，非常统一又非常微妙。而有人则喜欢在大的色调统一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多种颜色的作用，在色彩的碰撞中产生响亮的效果。这些都是常用的手法，运用恰当，都能画出好作品。而我感觉中的上戏风格，就上述举例中多属后者。第二，如果就着意表达作品中的具体内容而言，那更是上戏人的拿手。舞台设计是梁文江的专业，行家里手不用说，他还多才多艺，搞过编剧，搞过导演。所以，他的一些系列作品很像一个完整故事的叙述，《铜鼓巫女》就是一例。当然，这也许是特例。但下面一点我想是普遍的：上戏人画的风景画，即便是单幅作品也蕴含叙事性，似乎风景后面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第三，我这里用了“情结”这个概念，自然就不止是一个艺术手法的问题了。《巫蛮之旅》、《铜鼓巫女》是深思熟虑的命题创作，明显地体现了一种格物情怀，而“广西地域风光和城市旧址写生”等系列，虽然是对景写生，也深深地透出了一种对故土的眷恋，这些，都已经深入到了心灵的深处，在潜意识中，似乎已经寻觅到了最原初的回归；在对象的闪光中，已经折射出

了主体的整个人格。作为上戏的学子，我们都感谢母校的培育，也以母校的辉煌为自豪！

最后，还应该提到一些本人以为不足之处。画者各有其法，粗放、细腻自有其妙，不必强求划一。尤其西方以至“后现代”的今天，就更是“不择手段”了。梁文江的手法是粗放的，但是毕竟还是属写实的，观众自然是要用写实的思维去观赏这些画面。现在的问题是，有很多作品大块面、大刀阔斧，营造了一个富有感染力的画面，点到为止，恰到好处。但有的地方观众想往深处细看一下却没有有了，不免遗憾。有的画感觉还像草图，或未完成的创作。其实这些画幅多是一、两米尺寸的，不小了，有的画幅可以在不影响总体风格的前提下刻画得深入些，或者有的画面的局部可以抠画得细致些，这样效果可能更耐人寻味。另外，上面我赞扬了《铜鼓巫女》的长处，但事情往往是有两面的。从另一面看，我还是觉得它舞台味太浓了点，还是有点像画了人物的舞台设计，而且同样存在该深入刻画的地方因笔不到而导致意也还未到的遗憾。不错，你是在编剧、导演和表达你的人生、你的感受，但你奉献给受众的载体并非还需再创造的舞台演出，而是平面的绘画创作，所以你还是得在这个框架内发挥你的特色。当然，我这只是一家之言，仅供参考。而即便属瑕疵，和作者丰硕的成果相比，也是很小的而且很容易解决的问题，凭梁文江这份执著、这份深沉，相信不久将会有更“牙刷”的创作奉献给观众。

2009年4月 北京

（编者注：陈醉——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系全国政协委员，文化部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会员。）

大师哥陈醉 梁文江

陈醉于我，最最最不能不说的是，1960年在上戏，他就是我的大师兄，我是他的“跟屁虫”。因为，在学生中他发起倡导个“拼命派”，宗旨是没日没夜，没空没闲，没完没了，拼命画画就是。我考入预科时，还系着红领巾，穿着四个口袋一排布扣子的土布衫，连普通话也讲不正，他便有心把我这个广东小老乡列入保护栽培对象。忘不了有一次，在校园画法国梧桐树，陈醉说：“教你个窍门，看着！”我看着他用水彩重色勾画出树干树枝，随即点上清水几处，竖起画夹，控制着清水淌下冲开颜色，形成天然生动的立体效果。一下子，我领悟到：写生，也需要有灵动神妙之处。预科办了一届就不招了，大概是调皮捣蛋、吵嚷嚷的四十几位预科生，把整个学院闹得没法安宁的缘故。我之所以被免试保送直升大学本科，完全是陈醉“拼命派”带动，张冬健老师严父般鞭策我死劲用功，救了我的小命。因为我家穷困得很，来上海读预科的火车票钱，是姑妈给的，要不是学院给甲等助学金，我早就被父亲叫回家打工了。我得以上大学，当然继续当“跟屁虫”。直到陈醉毕业离校后，功底了得，勤奋过人的黄庭师兄，成了我继续效仿的榜样。细想下来，当年陈醉创立“拼命派”的精神内核，种下我心底，足启动着我的一生。

惜别45年后，那晚子夜，我已昏睡。上苍又让陈醉和黄庭叫醒了我，太棒了！拼命又在叫我了……

2009年4月 南宁

他的生命与生活

石 零

梁文江是我大学同学，我们在同一个系，学的是同一个专业，不过他比我高三个年级，是师兄。我们常用“高材生”和“才子”来赞美同窗学友，其实这种说词儿多半只是一种奉承话，不能当真。不过，在这里我敢肯定地说梁文江是当年我那所大学的“才子”和“高材生”。学生时期的他就是同学中的佼佼者，他的名气在校园里是很响亮的。每当他完成一张作业，就有同学围拢过来啧啧赞许，现在他的画集中就有几张那时候的作品。

梁文江不仅画画得好，文章写得也好。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这些学生差不多都写过大字报。不过梁文江的大字报与众不同，他贴到墙上的都是些类似现在时评式的文章，在大喊大叫的校园里，他的文章多少让人能冷静下来，思考一点什么。他的文章讲理，引经据典，激昂之中还时有华彩词章。我当年就是从大字报上认识他的，并从此与他成为好朋友，无话不谈了。

梁文江除了文章写得好，还甚有辩才，他用浓重的广东普通话不急不慢地与对手辩论，他那逻辑性思考常让我们这些颇为情绪化的同学们无言以对，即便是对手，也佩服他。

大学时期的梁文江是个热血青年，壮怀激烈，他有理想有抱负更有良知。现在有不少人，一提起60年代造反的青年人，以为个个都是青面獠牙、胸无点墨的暴徒，其实远不是那么一回事。历史上每当民族和国家处在危难之际，都会有激进而又有头脑的青年人站出来呐喊，梁文江就是站出来呐喊的那一个。可惜的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中国是个既充满了危难又充满了错误的年月，所以梁文江所有的思考和激情也就不可避免地都变成了错误，这也造成了他多年的困惑。

梁文江后来有幅画——《就算我是错的·自画像》，苍白的脸上布满了错愕，仿佛是被眼前的什么怪物惊吓了一般。我相信善于思考的梁文江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一定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一定对当年的人和事做了不少的思考。不过梁文江对那个年代的思考除了留下这幅自画像之外，就再无别的痕迹了。往后的日子里他不仅不提当年事，在一段时间里他甚而不见当年的同学。我与梁文江是在阔别二十多年后重逢的，老同学见面回忆是当然的主题，可他从不回忆，说起当年事他都忘了，一开始我以为他是故意，后来才发现他是真的忘了，而且忘得一干二净，如同一盘消了磁的录相带，只剩下了一片雪花，我至今也不明白他是如何修炼到如此境界的。他不光是忘了过去，颇爱思考问题的梁文江似乎也不太留心身外之事，聊什么他都不太插嘴，再问他，他说不知道。我相信他不是在做假，故作遗世独立状。当年能言善辩的梁文江沉默了，现在的梁文江不再激昂也不再慷慨。唯一一件事会让梁文江的眼睛放光，让他的脑子活跃起来，那就是画画。一提起画画他就滔滔不绝了，散漫的目光就一下子聚焦，你能从他灼人的目光中看到他心中之火。慢慢地我看出来了，梁文江其实没变，只是把他的热血和激情都投放进他的绘画中去了，除此之外，他的生活中再无其他。每当我问起他最近做什么的时候，他就回答画画，随后可能会加上一句，不画画干什么呢？我的同学中大部分以绘画为职业，操笔涂抹。但是，像梁文江这样的画画绝无任何有，绘画已不仅是梁文江的职业，更是他生活的日常内容。

几年前，梁文江在杭州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那是毕业分别后我第一次看见梁文江的画。那次他携太太、女儿一道前来，合家上阵，精心布置每一幅作品。我观察过，他看自己的画就如同看他的女儿，那目光小心翼翼，充满了爱怜和呵护。这么多年，梁文江没卖过一幅画，件件都珍藏在家里。就像父亲对待女儿，不肯轻易许人。

画是梁文江的生活，更是他的生命，是他生命的表达。

我毕业后做别的事去了，很久不画画，其实不太懂画了。我也说不出梁文江的画价值几许，有怎样的个性，在中国的画坛上该放到什么位置上。可是，我能从梁文江的画面上感受到他的情绪和心境。

我先是看到他内心的挣扎，表面上沉默的梁文江其实并不平静。从单纯绘画的角度说，他试图从现实主义手法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向现代主义的空间里扩展，在画中就有着他思考的轨迹。这里有他的批判，也有他的保留。同时这也是他内心世界的展现，恰如他对待过去的历史。

我还能从中看到他生命中的激情，对美好生活的渴望。频繁出现在他画面上的红色总像是着了火一般，点缀在他不同时期的绘画中。其间还常有恬静的少女与此相衬，梁文江心中潜伏的热烈在他的画面上找到了突破口。

再往后，我就能看到梁文江的玄想了。他的很多画告诉我，他的情感常常脱离现实飞升而去。他想返璞归真，他想回到远古，回到旷野，回到单纯和静谧。也许他还会想到人的生与死，想到灵魂的归宿等。之后，他就把这些玄想也留到了他的画里。

在画室中玄想的梁文江其实是一个很不现实的人，他两耳不闻窗外事，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一点也不敏感，对喧嚣有着本能的恐惧，只有当他面对画布的时候才会有心灵的自由和安宁，也许这也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他似乎至今还不明白画是可以拿来卖钱的，至少可以拿来娱乐他人或做成某种好事。或许他明白，但他不肯。所以，我的老同学梁文江与我的那些发达起来的同学相比，可以说是贫寒，但他浑然不觉。这让我每当想起梁文江时就会想起历史上那些生前穷困死后荣耀的大画家。我并不是要在这里判断梁文江的画日后会有多大的艺术价值，我只是有句话想借此说出：艺术史证明，真正的艺术家大多不是当代风云着的那些人物，大多不是那些正在高堂殿宇中表演着的人，将来凸显于画坛的，一定是那几个在寂寞中创造，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他们是少数，我相信梁文江是这些少数人之一，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如此。

2009年4月 北京

（编者注：石零——中国国家话剧院一级编剧）



“巫蛮之旅·梁文江画展”2001年末在杭州浙江画院大厅首展，照片为张华胜主持开幕式讲话。



画展大厅现场，浙江美术界学术研讨座谈会。

“巫蛮之旅·梁文江画展”

2001年末—2002年初首展摘录

“巫蛮之旅·梁文江画展”首展，在张华胜同学策划、资助、筹办、主持下，在姚振中、石零、王明晟、蒋寄梦、石炯、马勇民、李婴宁、李谷娜、王进、朱莹莹、张晓蓓、沈广义、王邦雄、查国钧、吴同武、费良琮、陆振球、王琮卫、金振清、卓鉴青、沈鑫荣、张连连……众多上戏同学的热心扶助下，画展得以先后在杭州浙江画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朱屺瞻艺术馆展出，并举行学术研讨会。

感谢前上海戏剧学院余秋雨院长、胡妙胜院长、戴平书记、张仲年副院长、院学术委员会领导以及王公、高生辉、许维兴、周本义、丁加生、陈麦、应玉兰……众多师长亲临指导，给予我温情与关爱；感谢浙江画院、浙江美协、浙江水彩画会众多大师前辈对我的勉励；并借此机会，感谢所有扶持和帮助过我的人。

余秋雨（开幕式讲话摘录）

“文明最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刚刚摆脱野蛮那一小阶段的狂欢状态。我们上海戏剧学院校友中，有人去捕捉，而且用生命的大半辈子去捕捉这种状态，是我们校友们的骄傲，也是现代文明的骄傲。由于内容既然是这样，所以，表现手法完全不会一样，但每幅画都充满激情！”

“其实，我这些年在全世界走来走去，校友中我走得最远，也是要捕捉文明刚刚摆脱野蛮时那一刹那狂欢状态。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梁文江做着同一件事情，好些校友也是做着这样的事情……”（2002年元旦）

戴平（画展《前言》摘录）

“梁文江先生在毕业三十四年之后，带着他扎根于广西这片古老而神秘的红土地所创作的《巫蛮之旅》系列画作，回到母校展出。我们眼前的这批作品，以其奔放流畅的笔触、浓烈抒情的色彩，表现出画家对原始生命的心灵感应和执著追索，显现了他卓越的艺术才华，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和强烈的视觉震撼力。这些既原始又现代，既粗狂又浪漫的作品，是对原始生命的放歌，也是画家艺术精神的写照。”（2001年岁末）

谢麟（《原始生命的礼赞》一文摘录）

“梁文江的作品给我们展现的正是他对生命意义认识的思考，这种思考源自南方远古巫蛮时代对生命的认识。其实，生命这个主题是永恒的。因此，我们从梁文江作品中不难感受到作者对生命的强烈的现代体验……梁文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应这种精神并追寻着生命的本质，我们在他的作品中随着原始生命的挣扎和呐喊，随着生命的初生及回归，深深地、强烈地体悟到一种不灭的生命精神及生命永恒的意义，这种体验正是现代人所缺乏的。也正是这种从个体的现代观念感悟原始生命的精神，并由此发生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使梁文江的作品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并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效果及视觉感染力。”

“《巫蛮之旅》系列作品以富有象征表现的艺术语言表达作者对生命的认识。长期从事艺术意态研究的梁文江，以自己的审美观念使这些作品在粗犷中涵寓着浪漫的美感，使这沉重的生命主题在抒情的畅述中得到优美的体现，这种和谐地融合不同审美内涵的特征正是梁文江作品的艺术价值。我们在解读作品精神内涵的同时，其强烈的色彩、奔放的笔触以及构成画面的所有因素使我们得到一种新的审美感受。”

“巫蛮之旅亦即文明之旅。我们从混沌走来，我们走向光明，走向未来，这便是梁文江作品给我们的启示。”（2001年11月9日）

（编者注：谢麟——广西美术家协会秘书长、现任美协副主席）

目录

3	自序
5	刮目再看牙刷刷
7	大师哥陈醉
8	他的生命与生活
10	“巫蛮之旅·梁文江画展” 2001年末—2002年初首展摘录

巫蛮之旅

13	就算我是错的·自画像
14	巫女
15	原始生态
16	放逐
17	荒原
18	梦魇
19	膜拜
20	渴望
21	天水地火
22	洞穴
23	大风沙
24	别吵了
25	东南西北风
25	东南西北风（局部）
26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27	海边轶事
28	逃亡
29	践踏
30	屈服
30	人间戏剧（局部）
31	往何处去
32	分崩离析之际
32	分崩离析之际（局部）
33	战争到底为了什么
34	黎明
35	争论
36	已经太漫长的路
37	假如大地一片焦黄
38	雕凿
39	地下河
40	石鼓可击否

41	蹚过父亲那条河
42	日落时分
43	岁月留痕·白画像
44	诉说
44	牛角号
45	野山火
46	涌动的大海
47	俯瞰大地
48	祈雨
49	啊！生命
50	编织辉煌
51	铜鼓乐舞
52	期待
53	青山不老
54	水中天
54	雁笛
55	生命之树
56	夜潮
57	花季
58	月色
59	盛夏
60	小纸船
61	古时尚
62	绿色信仰
63	夜
64	晨

铜鼓巫女

66	序·红与黑的传说
67	一场·俚歌
68	二场·入宫
69	三场·咒语
70	四场·暗恋
71	五场·血祭
72	六场·盛世
73	女主角伊婁

广西地域风光

74	画者之路
----	------

75	石海
75	山高无人静
76	燃烧的河
76	地下流出的河
77	瀑布
78	龙脊梯田
78	阡陌
79	靖江石峰
80	竹林间
81	漓江晨雾
81	仙人岛
82	红土岸
83	黑石潭
84	夜泊象鼻山
84	归帆
85	避风崖
86	曾经辉煌
86	小镇
87	放马归山
88	江心小岛
88	江晚
89	归去万水千山
89	小路通云端
90	归巢
90	老银杏树

城市旧址写生

91	上海外白渡桥
91	上海外滩
92	上海国际饭店
92	上海苏州河
93	上海黄浦江
93	上海外滩楼群
94	午后
94	湖边
95	上海静安公园
95	广州沙面
96	编后语

巫蛮之旅

Tour in the Legendary Wilderness

我还是未学会朝前看，大半辈子爱回过头去张望，独自幻想用画画去凝固音乐、凝固舞蹈、凝固戏剧、凝固良知——我自由、固执、痴迷、刻苦地快乐着……

——《巫蛮之旅》札记

I still have not learnt to look forward, being fond of going back and looking around in the greater part of my life. I fancy using painting to solidify music, dance, drama and even conscience. The process mixed with the feeling of freedom, insistence, infatuation, hardworking and happin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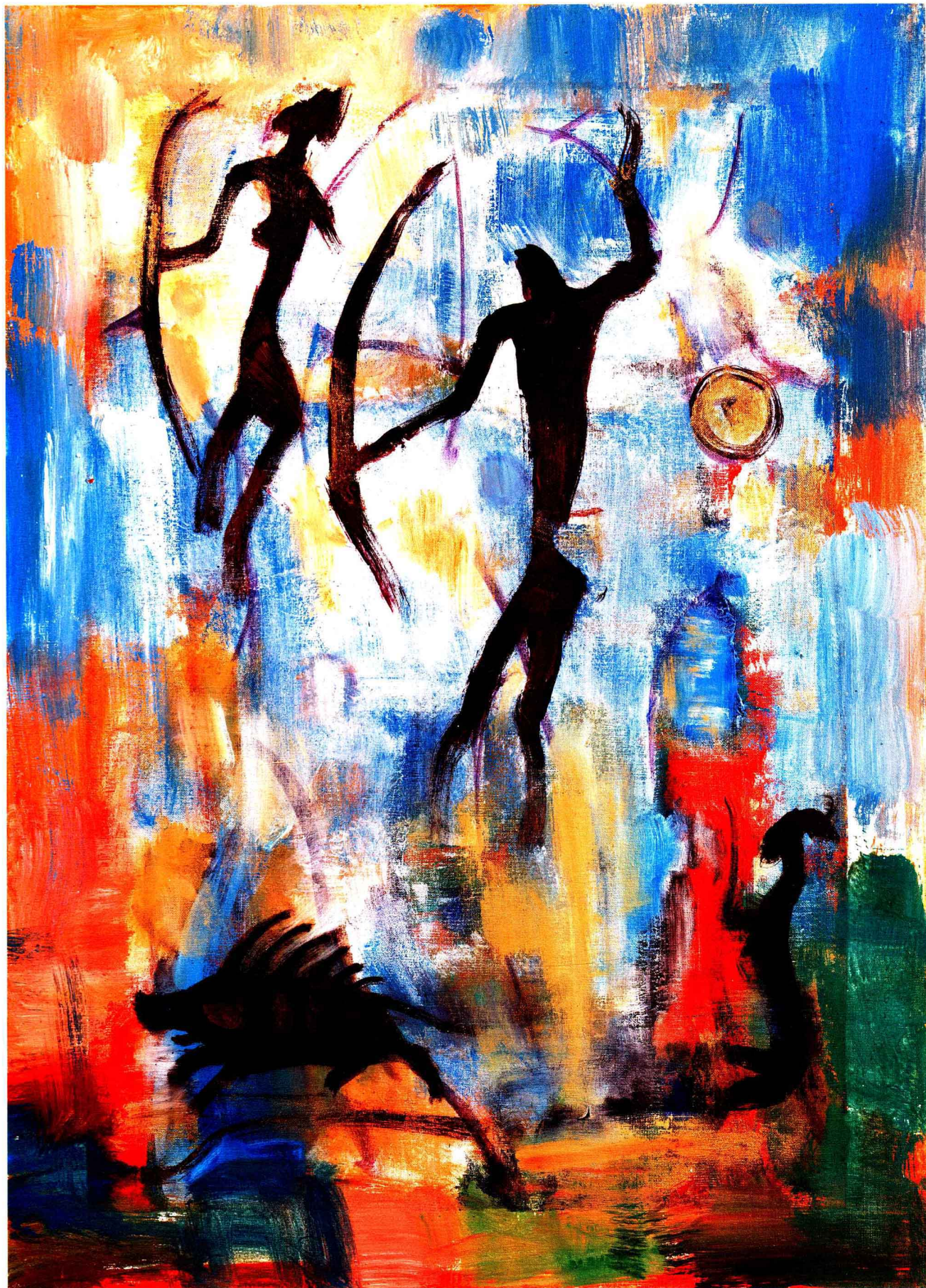
——From "Tour in the Legendary Wilderness" Notes



就算我是错的·自画像 Even if I was Wrong (Self-portrait) 综合材料 150 cm × 103.5 cm 1999年



巫女 Witch 综合材料 148 cm × 103 cm 2000年



原始生态 Original Way of life 综合材料 102.5 cm × 73 cm 2000年